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

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

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

徐廣曰曹大夫曾孫平陽侯時尚武

帝姊平陽公主生子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

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

後子夫男弟步廣

徐廣曰步一作少

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

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

服愛曰先母適皆妻也青之通母皆

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

一鉗徒

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

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

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
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

長公主生子李湏元
鼎年李湏坐奸自殺

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

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

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

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

毋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

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衛公孫敖

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

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

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太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

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

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

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

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

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

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

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今車騎將軍青出

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

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
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
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
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
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
造謀藉兵數為邊害張曼曰從漢書借兵鈔過也故興師遣將以征
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軍彭彭城
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獲西河至高關獲首虜二
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
定河南地按榆溪舊塞如淳曰按行也榆塞舊塞名或曰按榆絕梓領梁北

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離二玉號斬輕銳之卒捕

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曼曰伏於隱執訊獲醜驅馬

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

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略鴈門千

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

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

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

文讀曰音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

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

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

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
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
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
等逐數百里不父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
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
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甲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
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
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
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
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千侯青固謝曰臣幸

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此且曰校尉力戰
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五仁疆祿中未
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徒以罪行間所以
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
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
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
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
軍出竄渾徐廣曰森渾在朔方音庚至匈奴右賢王處為麾下搏戰
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頷侯騎將軍公孫資
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宮侯

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城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

汲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

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

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侯

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單于右

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

大將軍問其罪正張晏曰正軍正也開名也長史安議郎周霸

等徐廣三儒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闕安曰不然兵法

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

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

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
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欲談我以明威甚失臣
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
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我之於是見
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
詣行在所紫芝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長安則曰長安宮在
秦山則曰秦高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
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
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

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
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胡侯生捕季
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
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
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
會稽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
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
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
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
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

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
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寧乘為東海
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
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
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
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亦作剽將萬騎出隴西
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蓋漢書音義曰音反山名也
討遼僕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懼者
邪取類曰異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
于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胡國名也

獲之而已斬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

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傳曰祭天為主益封去

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

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

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

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

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

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

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

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

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

騎將軍踰居延

張晏曰亦名也

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

徐王

張晏曰胡王也

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

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闐氏王子五十九人相

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

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

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漱濮王捕稽且王千

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

三千三百三十八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

戶封破奴為從驃騎侯

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

校尉句王

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

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

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騎侯

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

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

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

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

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

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

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邊

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

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迺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斗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文類曰胡王名為下麾侯鷹庇徐廣曰一篇嘗為輝渠侯徐廣曰禽黎為河綦侯徐廣曰禽一作鳥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也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

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音其譙反皆咸相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音其譙反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安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禽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

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

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

剛車

孫吳兵法曰有中者蓋謂武剛車也

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

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

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

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

驩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

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

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

匈奴兵亦散走邊明行二百餘里

徐廣曰邊一作勢

不得單

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真顏山趙信城

徐廣曰

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
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
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
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
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
為庶人犬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
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
單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
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
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

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駟

東應劭曰所降士有神力者約輕齊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以誅

北車老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

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獲中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一作

籍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

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執鹵獲醜七萬有

四百四十三級師卒減什三取食於敵連行殊遠

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

太守路博德屬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禱

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
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一作蕭山從驃騎將軍獲

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薄王復
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

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
眾利侯從驃騎破奴昌武侯安指徐廣曰從驃

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
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太庶長軍吏卒為官賞

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
兩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八十四萬匹而復入

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

將軍皆為大司馬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定令令驃騎將

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
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

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
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

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
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

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大官齎數十
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

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營域事

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

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

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

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

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張晏曰子嬪代侯嬪少字子

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

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

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第二人陰安侯

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

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九謚為烈

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

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

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父不伐胡大將軍

以其得尚平陽長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

法失侯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

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

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二千八百

戶封三子為侯二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

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

侯 高 公 總 謚 台 嗣 中 端 寄 節 附 錄

為

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

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

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為龍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

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

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

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窳侯後一歲以左將軍

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年以坐酎金失侯

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

功後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

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并侯為丞相坐子敬

擊與陽石公主徐廣曰陽石公主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邳人服虔曰邳音室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

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

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

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

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

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

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

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

尉

李廣傳

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
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三
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
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
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
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
為冠頭侯其後六后崩為將軍此宣後一歲

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
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
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
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
翁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
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翁侯武帝立十七歲
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為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

封為博望侯後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
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栩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坐爵
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
襄諱曰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
為龍領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
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
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渠壘太子宫衛

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
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
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為校尉擊從
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
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除廣曰再出以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
別姓校尉也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

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

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

金失侯後一歲為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水無功後二歲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年

歲為浞野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

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

漢 休屠白以大初二年入匈奴 奴天漢元年高祖四年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

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

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於士驃騎哉？
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附錄

史記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
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
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
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
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迺移病免歸。
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
讓謝國人，以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
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
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

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
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
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
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
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曰擇不
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
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徐廣曰一云一
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
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
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

皆符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
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信之不忠上問弘
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
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朝
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
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
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
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
敢逆弘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
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

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
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
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
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朝亦上僭
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茵妾不衣絲齊國亦治
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
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
忠酷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
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弘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
巳月乙丑封平津侯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

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

弘有卻者雖佯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從董仲
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其良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
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
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
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鎮撫國家使
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
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因臣聞天下
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
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

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
 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
 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子徐廣曰厲一作廣也
 童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
 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
 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
 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
 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若武未
 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

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

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

恙不已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幸朕

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

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

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

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

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

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

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
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
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之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
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
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
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
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
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
還師振旅之樂
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
仁平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
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
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
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二代務勝不休欲攻
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
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
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
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
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

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徐廣曰鹹鹵其

澤又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靈路一作斤鹵鹵

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

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

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腫徐廣曰腫在東萊音結琅邪負海

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田男子疾耕不

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

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

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

獸聚而鳥散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

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

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

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夫秦常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

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

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

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

業也六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

之不屬為入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

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

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

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己若章邯之比故尉

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

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

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

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

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

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

天子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

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

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

民困而上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

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

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

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

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

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

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

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

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強國勁兵。陛下逐走擊射。蜚鳥私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耳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之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巨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寧。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被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

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
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
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
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伯者常
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
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
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吳姬分晉奕為戰國
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
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蠱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
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美海內之政壞

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虞示不復用元元黎
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
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
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
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
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
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
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
樓船之士南攻百粵使監祿韋昭曰監御
史名祿也鑿渠運糧
深入粵粵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

秦立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粵當是時秦禍
北禮於胡南挂於粵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
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
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
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儉舉齊景駒舉
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
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
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
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
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

知如知如

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
夷朝夜郎降羌隸略滅州如淳曰東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
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
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
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
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
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
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
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
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中

大三五十二

知如知如

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

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

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

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

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

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

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佗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皆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

脫於是上乃拜主父偃為郎中數見上

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

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

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

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

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

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

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

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

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

陵初立天下豪傑并燕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

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

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燕復有

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
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
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大
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
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
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
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
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
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
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

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
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
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
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
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
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
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
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
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
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

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汶孔車徐廣曰孔車汶人也沛有交縣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又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太皇太后詔太司徒大司空

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九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編以續卷後蓋間治國之道富民為

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興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

漢興以來，殺眩宰，且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值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異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瘦，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

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貧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也。羽翼之特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鶴之志也。遠迹羊豕之間。韋昭曰：遠跡謂耕牧在於遠方。非遇其時，不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之

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臣莫繼異人並出卜式試
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也備青奮於奴僕日碑出於
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土之明矣漢之得人於茲
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
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
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
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協
律則李延年運籌則也參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
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道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
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也存也宣承

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
丘賀夏侯勝常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
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
吉平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
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
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平津侯主父列傳卷第五十二

南越尉佗列傳卷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

略定揚越。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

越雜處。十三歲。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佗秦時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

死。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

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

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

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

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

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

知時知人

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州
 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
 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行南海尉事罽毼死佗
 即移檄告橫浦陽山隄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盜兵且至
 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
 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
 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
 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
 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
 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閉市鐵器佗曰高帝立

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
 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
 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
 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
 擊之會著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
 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駔
 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駔越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
 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
 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家在真
 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

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
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
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
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
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護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
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
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
貉裸國亦稱王老臣妾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
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日
下今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昔皇帝

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

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

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

時漢興七十年此時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佗蓋百歲矣

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

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

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

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長罷兵天

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

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
 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
 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重
 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
 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
 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
 請歸胡薨謚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
 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
徐廣曰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
一作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逐懼入見

焉有以彼國
 為夫使而得
 成功者乎

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
 宿衛嬰齊薨謚為明主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
 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
 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
 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衛尉路博德將兵
 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
 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
 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
 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

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
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
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
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
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
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其居國中甚重
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
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
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
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意曰使謀誅嘉等使者

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
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
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
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
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韋昭曰縱撞也王止太后嘉遂出
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
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
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
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

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
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

邾壯士

徐廣曰縣屬邾川音古洽反

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

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

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徐廣曰與主太

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

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

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

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

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攻殺

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王及其諸郡縣

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

越封高昌侯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

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

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

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

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繆樂其姊為王太后首

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

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

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匯也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

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

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湟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准字

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

義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為降為侯為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案張

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應劭曰瀨水流涉上也噴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出

零陵或下離水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人也

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即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

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

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

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

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

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

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

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旦城中

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擊結也音力矣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犁且為遲且謂待明也呂嘉建德

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

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

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萊越

郎徐廣曰南越之郎官都稽徐廣曰表日孫都得嘉封為臨蔡侯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

定

韋昭曰揭音其逆反

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公羽

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

也各翁人諭甌駱屬漢皆得為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

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

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曰南合浦交阯

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

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二歲而

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詔焉遭漢初定列為諸

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

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粵女曰呂嘉小

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惠伏波困甌駱慮

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西

西

若

若

